

猴韵潜雪

李艳

夏秋之交，猴坑村的茶会又将拉开序幕。茶会的奖品，是村后陡峭山崖上一株千年老茶树一年的采摘权。

一听这个奖品，茶农们谁不暗暗攒劲？尽管那株老茶树身处绝壁，但对村里的采茶人来说，在峭壁上采茶并不是件难事。这么珍贵的奖品，各家各户势必会倾尽全力，背水一战，不惜代价奋力一搏。

白老爹对那株老茶树倾慕已久，年轻时他就暗下决心，一定要亲手制作几斤千年猴魁。无奈，老茶树被村里最有威望的老茶人守护着，老茶人不发话，谁也不敢擅动一片叶子。白老爹曾半夜里偷偷爬上采茶去，不料，被老茶人驯化的一只野猴发现。野猴和他在树上对峙相持，不留神，白老爹摔下来，多亏了村外瓷器店的老板路过，才被救下性命。

今年，老茶人居然要把茶树的采摘权当奖品发给茶农，这可比摘下天上的月亮更让人惊喜。

茶会不日即到。依惯例，茶席一溜排开，各位茶农带来自家的极品茶叶观泡。猴坑村最有资历的老茶人，组成品茶团，一席一席地品，最后，评判出最优质的茶作为本年度的茶魁。

经过层层筛选，白家的茶进入了前三名，白老爹一再叮嘱儿子，一定要在最后一赛中使出“杀手锏”。

去年，白家父子在茶会上夺下茶魁，有点让人意外。当时，临近茶会，白老爹的儿子在外和好友喝多了几杯，醉酒归来，看到厅里放着一只锦盒，一时好奇，打开看时，不小心把父亲订制的一套高档斗形陶瓷茶具打碎了个稀碎，怕父亲怪罪，只得把锦盒藏了起来。

茶会马上就要开始了，父亲到处找茶器，见躲不过去，白家儿子突然灵机一动，便把朋友送给自己饮用的一只硕大的透明圆筒形器物拿到茶会上，他想方设法把父亲劝到一旁，自己亲自表演了一次茶艺。只见他用沸水温杯后，斜着杯放入猴魁，加水至茶叶的三分之二处，浸润茶叶后，再缓缓注水，没过茶叶，最后轻轻把透明杯子放在茶席上。

这时，众人个个看呆了，过了片刻，这才惊叹一声回过神来，只见那一索索的茶叶，如一杯绿色的丛林，在透明杯中根根分明，浮立于水中，比起其他两家的茶，多了一种视觉冲击，观赏性极强。结果，白家就夺下了茶魁。

今年茶会，到最后一轮时，众人把场上留下的三个茶席围得水泄不通，大家都想看看，今年到底“茶魁”花落谁家。

陈树家的茶形，一芽二叶，外形紧细，色泽油润，均匀一致，洁净无杂质，可谓之名优品。

李苗家的茶香，浓郁持久，兰香袭喉，可谓之香中有甜，甜中补香。

最后，众人来到白家的茶席前，想看看白家父子今年又有什么新鲜玩法。去年茶会后，茶农们打听到了白家父子用的透明杯子

是一种含石英的砂子、石灰石、纯碱等混合后，在高温下熔化、成形，再经冷却后制成的名叫“颜黎”的茶器。今年，许多茶农为了给自己的茶也能增强观赏性，纷纷仿效自家父子，订购了各种水晶、玉色、金星等“颜黎”茶具，只等在茶会上较高下。

而此时，白老爹盘腿静坐，等水烧好，把儿子送来一个锦盒慢慢打开，小心翼翼从里面取出一只瓷杯置于茶席上，只见杯体白如雪，

薄如翼，润如玉，声如罄，据说是一种极罕见、极难烧制的高白玉瓷器。白老爹温杯后，把茶叶置杯中，注水，浸润，再注水没过茶叶，最后，把杯放在高处，众人仰观时，在强光之下，只见薄如蝉翼的高白玉瓷杯中，隐约可以看到茶叶上的脉络，油绿的茶叶在水中浮游，犹如一丛绿猴潜藏在一团白雪之间，白中透绿，绿中藏白，白老爹称此为“猴韵潜雪”。

品茶团的老茶人们看着茶会上

各种“颜黎”杯泡的猴魁，仿佛一丛丛生长着的绿竹林，一眼洞穿，没有了神秘，唯有白父用这高白玉瓷杯泡的茶让人心生向往，举杯从外端详，茶在杯中若隐若现，品一口，猴韵无穷。

白家父子又夺下了茶魁的美誉。不久，听闻村外一家濒临倒闭的瓷器店重新红火了起来，白老爹的心这才落地了，“茶香，瓷好，那就好。”



林桂炎 摄

女人的爱

刘瑞

她去阳台收衣服时，闻到一股浓浓的烟味。她心里的火气腾地一下起来了。每次看见他抽烟，她都会唠叨几句。“你不能别抽了，长点记性行不行？”“不抽会死人吗？”“抽抽抽，出去抽，别在我眼皮底下。眼不见心不烦。”

这样的话，他的耳朵早听饱了。她明知道说了也没用，可忍不住还是要说。他呢，该怎么抽还怎么抽。

因为他常抽烟喝酒，加上近来他明显消瘦，老说浑身没劲。她怀疑他有病。在她三番五次地催促和劝说下，他终于同意去医院了。

化验结果为糖尿病，医生嘱咐不能抽烟喝酒。“看看，弄出病了吧！给你说过多少次不能抽烟喝酒，你偏不听，这下好了……”她越说越生气，最后，下决心似的说：“我可不想陪你倒霉。从今天起，你要是再喝酒抽烟，我坚决不和你过了，坚决离婚！”

可能是担心自己的身体，也可能是惧于她的“坚决离婚”，他竟说这回真记住了，再不喝酒抽烟了。

刚开始的几天，他真的做到了。可是，几天后，他坚持不下去，于是由以前明目张胆地抽烟喝酒，改为偷偷摸摸了。

他们是自由恋爱。当时，两人在同一个单位上班，一见钟情。结婚不久，赶上了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下岗潮，夫妻双双下岗。很快，他在一家副食批发公司谋到份事情做，而她也在这家制衣厂找到工作。这一干，就是十多年。日子虽不富裕，却也衣食无忧。

后来，他们利用这些年挣的人脉和资源，自己开了一家副食品批发部。夫妻俩一合计，又买了一辆小型送货货车。为了节约开支，他们决定不雇人，而是自己往乡下的副食品商店送货。努力经营之下，日子越过越红火，如今他们已经结婚二十多年，儿子也上大学了。

可是，这已经是她第N次发现他偷偷抽烟了。她恨得咬牙切齿：“抽抽抽，抽死活该！”他没理她。她越说越生气：“是谁说的不再抽烟喝酒了！还要一点脸不？”

他终于被她无休止的唠叨激怒了。战争拉开序幕，陈谷子烂芝麻的事都被翻了出来，结果无一例外地，以她的冷战收场。她冷着脸不再和他说话，不做他的饭，不洗他的衣服。

晚饭上来时，他在沙发上坐着看电视。一直跟着她生活的老父亲看不下去了，对她说：“你们这是干吗呢？”转身他又对女婿说：“过来吃饭。”他没好气地接口：“爱吃不吃，喊他干啥！”他没说什么，站起来开门出去了。

夜晚十点多他还没回来，她有些着急了。正准备让老父亲打电话问他在哪儿，她弟弟的电话就打过来了：“姐，你们是不是吵架了？我哥不知道在哪儿喝多了，这会儿在我们家里，你过来把他接回去吧。”一股怒火忽地从她心里蹿了出来：“不接，喝死他活该！”说完，她啪地挂了电话。

老父亲看了看气得脸色煞白的女儿，叹了口气，说：“你这是何苦跟自己过不去

哩？去把他接回来得了。”她一言不发，不停地看时间。不一会儿，她弟弟把喝得烂醉的他抱回来了。她看他一眼，心里陡然一惊。他下巴有一处约一厘米长的划伤。可她的脸色并没缓和，气呼呼地帮弟弟把他扶到床上，又把他的鞋脱掉。他倒头睡去。

送走弟弟，她又去看了他的伤口。她确定那只是一点皮外伤，无大碍。她用碘酒一边给他擦伤口，一边骂：“活该，喝死活该！”他睡得昏昏沉沉，没有任何反应。

夜空下，一栋栋楼房的灯光渐次熄灭，城市逐渐安静下来。他的鼾声在静寂的房间里异常清晰。睡意袭来，她按灭了床头柜的灯，在他身边躺了下来。他突然翻了个身，鼾声戛然而止。她一下子坐起来，睁开眼睛，看向他下巴处的伤口。他换个睡姿，又沉沉睡去。等到他鼾声再次响起，她才又一次躺下。

夜愈来愈深了。风拂过窗外的枇杷树，发出阵阵簌簌的声响，她从迷迷糊糊的睡意里清醒过来，一下子想起他昨晚喝酒了，下意识地去伸手去探他的鼻息。她总是这样，每一次他喝了酒，她夜里只要醒来抬手就去寻找他的鼻子。

他胸口一起一伏，呼吸平稳，她安心来又去睡觉。清晨的阳光一如往常，温暖而明亮。她醒来时，已不见身边的人。她一激灵坐了起来，趑趄拉着拖鞋刚走出卧室，听见厨房里有哗哗的水流声。她走进厨房，看见他正在洗菜做早饭。她装作不经意的样子看看他的下巴。还好，昨晚的划伤已经结痂。

林桂炎 摄

真话桥和谎话桥

孙君飞

小镇上，建有两座一模一样的桥，一座是真话桥，另一座是谎话桥。

真话桥让从来没有撒过谎的人走，谎话桥让撒过谎的人走，哪怕只撒过一次谎，也要从写着“谎话桥”的石桥上走过。

石桥自然不能鉴别谁撒过谎，谁没有撒过谎，过桥全凭行人自觉。这自然会带来一种混乱，但眼睛看不到，这只是内心世界的混乱。不过也有效果，只要耐心观察一段时间，就会发现真话桥的人要比谎话桥的人少许多，说明自律的人、诚实的人、能够坦然面对真假的人还是有，哪怕只有一个人，建这样一座真话桥也很有价值。

有人说，在小镇上建这么两座石桥，对人的要求其实太严苛了，更有些多余，不如扒掉一座，抹去“真话桥”和“谎话桥”的桥名。意思是说，在这个世界上，几乎没有一辈子不说谎的人，而且很多谎言都是善意的。还有，当初走过真话桥的人，后来又撒了谎，又该如何走这两座石桥呢？

建桥的人这样解释，人们的生存条件远比选择这两座石桥严酷，跟那些大灾大难相比，选择真话桥，还是走谎话桥，简直像一个无伤大雅的游戏，只需要一点点对自我的真诚和反思。何况即使走错了石桥，也不会有什么严重的惩罚。那些原本应该走谎话桥的人，假如有意走上真话桥，也只是多了一次无声的谎言。这种行为上的不光彩，他人从外在上根本看不到。人们很少跟自己过不去，又何必跟这两座石桥过不去呢？

至于当初走过真话桥、后来撒过谎的人，再次选择过桥的时候也非常简单，大大方方地去走谎话桥就可以了。一个对自我真诚的人，也是能够把个人历史划分清楚的人。

质疑这两座石桥的人又说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恐怕只有牙牙学语的婴孩没有说过谎，可是他们不能独立走过真话桥，还需要擅长说谎的成年人抱着过去，这种行为难道不是对真话桥的讽刺吗？

建造这两座石桥的人只好解释说，提供帮助是不必区分这个的，婴孩也没有能力和责任去区分，他们需要的只是善良的爱护，而不需要挑选说过谎的人和没有说过谎的人，爱是爱，说过谎的人也会献出同样宝贵的爱。真话桥和谎话桥并不是对婴孩的考验，它们也不是为赤子和天使而造，这两座石桥原本是一模一样，相距不远的啊。大山也考验阻碍着每一个人，但是人们会质疑大山吗？

那些富有想象力的人，期待这两座石桥拥有一种魔法，让走错石桥的人变成透明人。这样一来，人们就能够辨别清楚是谁撒过谎而又自欺欺人。

建造这两座桥的人却很担心这种魔法，声称这样的话石桥就变成了恐怖桥，估计再也不会有人走了。行人最喜欢的其实是，这两座石桥既没有任何魔法，也没有任何定性，永远抹去“真话桥”和“谎话桥”这个标签，另外为它们起一个浪漫的名字，让人们轻轻松松地、平平安安地过桥。

陀螺人

丁迎新

女孩上班的第一天，就得了个雅号，其实不雅，叫“陀螺”。那天下雪，本就胖乎乎的女孩身着像充了气的膨松羽绒服，脚下是钉子一样的高跟鞋，一进门，不知哪位同事张嘴就冒了出来：陀螺！

听到的人刷地把目光汇聚过去，别说，还真形象。待到女孩发觉周围有异常时，众人赶紧恢复各自的状态，装作没事一样，这才蒙混过去，女孩自己也就蒙混了过去。毕竟，是初到公司的职场新人，又是一个女孩子，可别伤害了人家。

没想到，女孩却很讨人喜欢。办公室是所有部门共用一个巨大的办公空间，被一个个方块的隔板分成一块块区域。几个区域合成一个部门，部门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界线，畅通无阻，无论哪个角落喊一嗓子，所有人都能听见。

另一边是洗手间、开水房、会议室和两个会客室。女孩的办公桌在一进办公区的正对面，也是办公区的中间位置。进门的谁手里边她提着什么东西，叫嚷着快帮忙，女孩连忙站起来，迎上去，接过来，送到位。送快递的来了，站在门口喊，女孩当作是喊自己，过去签字接收，再送到收件人跟前。有要寄快递的，为图省事，也放在女孩那，让她代劳。哪个老总带着客人进来，顺口一句倒点水，并没明确的对象，也是女孩义不容辞地完成。

正是夏天，女孩穿的是蓬松的纱裙，下面是大大的裙摆。女孩说自己从这出来后，已经走过了五家公司，真的像陀螺一样，转着转着，又转了回来。话说着，女孩站在原地旋转起来，裙摆旋成了一朵偌大的绽放的花，旋转的花。

生活也得转。已经结婚成家生子的女孩跟了一句。她突然联想到一个问题，我们都是陀螺，可谁是那根抽打的绳子呢？

积极起来，挖空了心思整合人员和工作内容。女孩所在的客服部撤销，合并到业务部。照说，女孩顺理成章成为业务部的人，可业务部拒收，理由是单纯的客服岗位是浪费；要兼做业务的话，女孩又欠缺公关能力，也不懂业务。原客服部经理是负责任的人，不忍心女孩被淘汰，又推荐到行政部，行政部最普通的文员要求有一定的文字组织能力，熟练使用办公软件，外表又是主要考量……其他的工程部、财务部、人事部等更有专业技能，最后女孩只有被裁的份。

女孩不在了，再有快递员站在门口呼理，无人应答。时有同事从一团乱麻的工作堆里抬起头，站起来向着女孩所在的那位刚发出一声召唤，才意识到那人已经不在了。再有领导领着客人进来时，随口说一句，并不产生后续效应，只好自己提着水瓶到开水房灌水，再倒给客人。

其实，员工始终在不停地走，也在不断地来，公司是开水房的水路，水路中的一个环节罢了，走和来都正常不过。三年后的一天，女孩再一次应聘到了这个公司，所有的员工竟然没有一个是当年的，全都不认识。仅有一个面熟的，是公司的保洁员，近过五旬的阿姨。女孩还是胖乎乎的，阿姨竟然还有一点印象，主要原因是其他员工私下给起的“陀螺”外号。两人攀谈起来，围绕着这个外号，笑成了一团。

公司为有前台的，在一楼大门口处，负责整个公司的人员进出和联络，到这个楼层的普通办公区，就不再跟踪引导。女孩成了本楼层的义工前台，而且有求必应，随叫随应。难得的是，女孩从无怨言，憨憨地也是淡淡地笑，好像从来不懂得拒绝和推辞。女孩真的像个陀螺了，胖乎乎的身形转过转过去，很少歇下来。

为提高效益，公司实施裁员，把决定权下放到各个部门，自己定人员编制，压缩出来的工资额的三分之一，作为本部门的减员增效奖励。这一下，人们都

打赌

董斌

姐说，小雨这次没考好，丢了年级第一，担心孩子心神不宁，让我抽空劝劝。“她就听你的。”姐在电话边上扯着嗓子喊。

被带“高帽”是件挺骄傲的事儿，但有时却意味着一方“甩锅”和另一方的责任担当。比如现在，姐夸完我，喝完燕麦，吃完西点，抹抹嘴，就把家交给保姆，自己开着宝马，安心去外面做买卖。我则只好泡了碗陈饭稀粥就着榨菜，啃了个馒头，急匆匆地从家坐十站地铁，赶在小雨遛了弯、消化完早餐之后，坐在她家客厅准备开展思想工作。

小雨让保姆给我搞一壶“肉桂”，我说，就别麻烦了，走的时候我把那一大盒直接拎走得了。我还信誓旦旦地说：“是你妈让我拿走的。”

小雨七斜地看着我，说：“成，谁让你这‘猴子’搬来的救兵呢。有什么安慰我的话，就直接说吧。我帮你抓紧时间完成任务。”

我一边吃着她家的高档干果、水果，一边把事先想好的什么“一次偶然失误，代表不了什么，你要认真一点，能落下现在的第一好几个来回”“你们年级你算不上最聪明吧，可你占据第一这把交椅好几回了，和别人比你心理素质好，考场发挥好，越是大考你越能超水平发挥，舅舅绝对看好你”……陈词滥调一股脑地抛了出去。嗓子干了，我就喝水，连看都不看她一眼。我怕她中间打断，我就说不下去了。

我没指望这些话一定能打动小雨，我就按小雨说的，是完成任务，说了就好，说完拉倒。现在的孩子自主性强，逆反心理强，知识面广，不把你说服就不错了。小雨和我一样，一边吃着干果、水果，一边笑着看着我。

她说舅舅，其实，我最喜欢就是你平时不“多嘴”的劲儿，今天你一下子说出这么多道道的话，还句句都在理上，既引经据典，又联系自己的实际，可见为了安慰我，费了不少工夫吧。说完她看了眼手机，突然拍了下沙发，又给手机回了几句话，笑着说了句“搞定”。

小雨回头转向我说：“就冲舅舅这么够意思，我不郁闷了，您费心请我吃顿肯德基，我保证爸妈晚上回来，我笑脸相迎。”

我说那不行，你知道你舅不富裕，自己都舍不得吃肯德基。小雪说，不是真让你请，你就帮我搭个架子，我爸我妈问起，就说是你请的就完了。我知道我姐不愿意让小雪吃肯德基，油大。但看着小雪苗条的身材，吃一顿也胖不起来，更何况都快中午了，我还真有点饿了，拉着小

雪就往外走。

刚走出小区门口，正遇到小雨的快递到了，一大纸箱的书。小雪说是限量版毛边纸的《张爱玲全集》，她和同学“打赌”赚来的。我觉得这一套书价格不菲，疑惑地看着小雪。小雪让我放心，说那家伙家里有的是钱。

小雪一路上都非常兴奋，先是给同学打电话，告诉那边“书到了”。还开玩笑地说，这两天就等着看这套书呢，再不把书发来，就准备先直接买下，再拿发票去报销。

到了肯德基，小雪的兴奋劲儿也没过去，她一路打电话的男生被她称为“千年老二”。我故作沉思状，然后用半拉眼睛看着小雪，她笑嘻嘻地说，最喜欢我“嘴紧，揣着明白装糊涂的样子”。我就摆正身子直勾勾地看着她，对，直视，我用全部眼神雷达锁定她的眼睛，仿佛直达心灵。

小雪有点懵了，她的目光开始漂移，却又不想认输，我感觉脚下轻轻一颤，条件反射地低了低头，就听小雪在我头上说了句“你输了”，便嘎嘎地笑了。

我抬起头，可以说目光炯炯地盯着她。她又想在桌子底下踢我，我早把脚缩了回来。“真没意思。”她说，“好吧，我输了。”又说。

“这就是个玩儿，我同学他爸挺严的，逼着他非得一次第一才行。我们俩平时挺谈得来的，他对我也挺好的，还送过我很多次生日礼物。我就和他打了个赌：如果这次他考第一，很愿意让他送我一套书……”

“他不知道，我是故意答错了一道题。但这样一来吧，老师、我妈她们又总做我工作，我心里也有点不好受……”过了半天，小雪又小声咕咚了一句。我把目光从她眼中移出来，散射到窗外，像是对着窗外的人说了句：“下不为例，绝对不能说你是故意的，绝对不能有第二回！”

“绝对！”下午的日头挺热，小雪却一直拉着我的手，全是汗。她故意地使劲扭着我的手，好像提醒我应该说点什么，或者答应她什么。我什么也不说，脸红着。

小雪说，舅你行行好，说句话吧，天还这么热，要闷死人了。

我憋不住，问她：“你说过最喜欢我什么了？”她就笑了，和我道别，“飞”走了。姐晚上打来电话，夸我真有办法，小雪心情好多了，晚上还给她两口子唱了《祝你平安》。还说，小雪的事儿，我们都要替孩子保密。

放下电话，有些欣慰，心里五味杂陈，我可能是想多了……



小时光

油画

许永城